

野蛮的婚礼

〔法〕扬·盖菲雷克 著



.4

北京出版社

GONCOURT

龚古尔文学奖

野蛮的婚礼

〔法〕扬·盖菲雷克 著

北京出版社

YANN QUEFFELEC
Les Noces barbares
Aux Editions Gallimard
(根据加里马出版社1985年版)

野蛮的婚礼

yeman de hunli

〔法〕扬·盖菲雷克 著

王鹏 吴晋 柯甫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287×1092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199,000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0

ISBN 7—200—00260—7/I·40

书号：10071·682 定价：2.4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曾荣获1985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大奖。小说讲述的是二次大战后法国发生的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书中主人公吕多的母亲妮柯尔把所遭受的奇耻大辱深埋心底，将满腔怨愤发泄在儿子的头上，吕多成了母亲痛苦的牺牲品。被母亲遗弃的吕多，蒙冤受屈，饱受虐待，久遭磨难。作者用其特有的忧伤笔调，细腻而准确地描述了吕多的心理活动。

第 I 部分

洗澡水已经变凉。妮柯尔从澡盆里站起来，浑身湿淋淋的。她摘下毛巾，慢吞吞地把身子擦干。空气中混杂着乡野的气息和烤面包的香味，令人陶醉。她漫不经心地试着穿上母亲的那双黑鞋，不禁撇一下嘴：鞋子太大，不合脚。不过，穿上后倒显得更像个大人。她只有十三岁，过几天才满十四，但是丰满的体态、鲜红的嘴唇、圆圆的碧眼以及披到双肩象团火似的金发，使她看上去像个十八岁的大姑娘。她每天要花一小时梳妆打扮。

楼下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她母亲刚刚出去。父母亲几乎每天要为烤制面包忙碌到深夜。当妮柯尔想到在一个美好的星期天里将要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使他们感到恼火时，心中不免有点惴惴不安。她决定次日就去向他们认错，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说什么好呢？……她撒了一个小小的谎。不错，今晚她确实要在表姐纳奈特那里过夜，因为自从贝尔纳离家出走后，只剩下表姐孤零零的一个人。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有一个约会……

但是她对纳奈特也守口如瓶，没有透露真情。其实，她并不是那种爱撒谎的人。她说，她要同邻居的孩子及其家长

一起到从巴黎来的朋友那里去参加生日晚会。威尔——你知道，就是那个驻扎在阿扎克的美国大兵——也将应邀前往，而且他会在午夜前把她送回家的。

妮柯尔不由得伸一下懒腰，她已沉浸在甜蜜的遐想之中。威尔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在她的眼前，他的一对有着金黄色眼珠的绿眼睛是多么迷人啊！她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七月十四日那天，威尔在舞会上邀请她跳慢四步，跳“世界上最美的探戈”。一个温和的夜晚，她和威尔坐在沙丘上，紧紧偎依在一起，身后的一片松树林在微风中发出簌簌的响声，他们第一次拥抱接吻，满天的星斗和远处的灯塔在黑夜里闪烁……

她内心充满激情，尽量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头天晚上，她借口天气太热，独自睡在阁楼上，身下只垫条毛毯。其实，她早已开始着手准备。她仔细察看那支从垃圾箱里捡回的母亲用过的旧唇膏。她的运气不坏，旧唇膏居然还能用。记得在寄宿学校时，为了抹口红，她曾不得不先用口水把嘴唇弄湿，然后将其贴在糊墙纸的红色大丽菊图案上。她毫无睡意，那双炯炯有神的绿眼睛老在她的面前闪动。她开始精心修饰自己，往身上喷洒用甘草汁制成的香水，用柠檬汁涂眼圈，并根据纳奈特的介绍，用炭粉刷牙。她把那件方领袒胸的镶边饰的绣花白长裙熨平。

她是在港口附近的舍那尔酒吧间里与威尔邂逅认识的。每天下午，那里是人们跳舞的场所。事情发生在两个月前。那天，她来到圣一让，而家里人却以为她去海滩了。“我是美国军人，飞行员。我能坐在您身旁吗？”他的头发乌黑锃亮，全部朝后脑梳去，中间不分头路。她买了一杯柠檬汁，而他

则要了一杯啤酒。他冲着她微笑，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她。遭到冷落的玛丽一若只好悻悻走开。他说：“你长得很美，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交个朋友吧！”妮柯尔在这双绿眼睛的注视下，显得局促不安，嗫嚅地说：“天快黑了，我该回家了。”他用吉普车把她送到离面包铺还有一半路程的地方。翌日，当他们第二次相会时，他亲了她一下。

一周后，威尔来到面包铺，对老板说，他以后隔天来取一次供应阿扎克兵营的一百多只面包。打那以后，他每隔一天总是正好赶在店铺打烊前到，而且每次来都衣着整齐，笑容可掬，仿佛往吉普车里装面包是他的最大乐趣。来后，他都要与老板娘布朗夏尔太太聊几句，逗逗妮柯尔，同店里的其他人一一打招呼，有时还顺便留下来吃顿晚饭。时间一长，妮柯尔甚至获准送他到大路旁，从那里可以看到远处灯塔在落日余辉中闪闪发光。布朗夏尔夫妇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二十岁刚出头的、热情快活的小伙子居然会利用这一机会疯狂地亲吻在他们眼里还是个孩子的妮柯尔。

他亲昵地叫她洛芙阿穆尔^①，并用他们俩人的姓名把他在沙滩上画的两颗心联结在一起。他望着她的眼睛说：“不用害怕，靠在我胸前。”妮柯尔被他那双粗大的手吓坏了：“不，威尔，求求你，在结婚以前不要这样。”一天傍晚，威尔显得烦躁不安，心情很坏。妮柯尔焦虑地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回答说：“真糟糕，洛芙阿穆尔，星期一早上我就要回美国。只剩下两天时间！我要同你结婚，洛芙阿穆尔。”妮柯尔为了安慰他，就骗他说：“我的年纪还小……才十五岁。没关系，我

^① “洛芙阿穆尔”由英语中的Love和法语中的Amour拼凑而成。这两词的意思均为“爱情”。——译者

以后会去找你的。”

妮柯尔哭了整整一宿。威尔要离开她，这太可怕了。她始终不渝地爱着威尔。这一切仅仅是因为美军基地被撤销了，多么荒唐！不过，他发誓要娶她……第二天，他手捧鲜花和汽酒来向布朗夏尔一家告辞。“我想同布朗夏尔太太谈谈，也想同布朗夏尔先生谈谈。”面包铺老板此时正在店堂后面的作坊里忙碌，浑身上下都是面粉。“我想同你们谈谈，但是我的法语很糟糕。”威尔费力地解释说，他在密执安州有个牧场，离湖不远，干活很辛苦，有时收成不好或者牲口闹病，虫子把大片玉米吃个精光，现在他要离开军队回老家，他想结婚，想娶妮柯尔做妻子。布朗夏尔夫妇听了之后，又惊又喜，不知说什么才好。妮柯尔的脸顿时变得绯红，就像挂在墙上的红辣椒。布朗夏尔太太想：女儿年纪尚小，几乎还是个孩子，但一个美国人……一个有钱的阔佬，此事非同小可，必须从长计议……她的丈夫长吁一声，似乎已看透她的心思：“是啊……要从长计议，要慎重考虑。”

老板娘取出饼干。他们和威尔一起碰杯喝酒。妮柯尔拿起高脚杯，往里面倒点水，放几片柠檬。

晚饭后，一对年轻人去外面散步。这是他们临别前最后一次在一起看灯塔了。妮柯尔对这些灯塔了如指掌。“那里是圣一尼古拉，再远一点，发红光的，是科尔多昂。瞧，那个闪闪发亮的是浮标。”但是，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心思欣赏眼前的景色。威尔的那双粗大的手在她的身上摸来摸去，她极力躲让，避开使她透不过气来的狂吻。“明天，洛美阿穆尔，我们兵营里将举行告别晚会，一定很热闹，你肯来吗？”“不知道，威尔，我要问问母亲。”“不，千万不要对她说。明天九

点钟，我在这里等你。明年，我们~~将在牧场里~~举行婚礼……”

母亲为什么把香水锁在柜子里？~~真讨厌~~桌子上除了一小瓶常用的蛋清洗发液、一罐香子~~皂~~爽身粉和一盒发蜡之外，只有父亲用的苏打粉和花露水。花露水是用茉莉花和酒精泡制的。她凑近鼻子闻一闻，气味很冲，不过擦在皮肤上或许还凑合……于是她先在耳根边抹一点，然后往全身喷洒，就连脚丫子和手帕也没有忘记。一瓶花露水很快用掉一半。她用自来水把瓶子重新灌满，但她惊愕地发现，茉莉花都浮到上面来了。

楼下挂钟的指针已指向八点一刻，不能再磨蹭了。她春心荡漾，从一大堆内衣中翻出一条最漂亮、最合她心意的三角短裤。接着，她开始穿裙子。她差点叫出声来：裙子的长短差不多，但腰身太紧。幸好穿上后的效果还不错，威尔完全可以骄傲地把她介绍给他的朋友们。临走时，她偷偷带上母亲的手提包——这样可显得雍容高雅一些。

她出院子时没有遇到任何人，然后，绕过几乎也是空无一人的面包铺，匆匆向前走去。太阳高挂在蓝天中。她故意沿着田埂走，两旁的庄稼长得比她高，这样可以不让西蒙娜和玛丽一若看见。这两个丫头自从发现她和美国飞行员单独待在海滩上以后，竟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现在，当她们听说她要嫁给那个美国人时，嫉妒得快要发疯了！她答应她们说：“我会从密执安给你们写信的。”

妮柯尔的心跳得十分厉害。到达十字路口前，她先在树荫下休息片刻。她从母亲的手提包里拿出唇膏，仔细地再抹一遍。随身带的小镜子不慎掉在地上，打得粉碎。

威尔早已等在那里。他坐在吉普车里，看着妮柯尔一步步朝他走来，脸上露出狡黠的神情。见面后，他没有说一句话关于她裙子的话，也没有一句恭维的话。妮柯尔发现在他的膝间夹着一个酒瓶。

“今天晚上，”他边说边发动汽车，“就像过节一样！”

吉普车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疾驰，一会儿向水坑冲去，一会儿险些撞倒路边的松树，一会儿又朝沙丘直驶。威尔不时哈哈大笑。

“威尔，你喝醉了！”妮柯尔吓得面如土色。

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泥水四溅，剧烈的摇晃把漂亮的裙子弄得乱七八糟，并使妮柯尔像生病一样难受。她紧紧抓住座椅，苦苦哀求：

“开慢点，威尔，开慢点！”

“不，亲爱的，还要再快些！”他用手指指西边的乌云。他撒开方向盘，抓起酒瓶，咕噜咕噜地喝几口。

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从远处飘来的雨点开始掉在滚烫的大地上。站岗的卫兵笑咪咪地升起栏杆，并仰面用嘴去接清凉甘甜的雨露。

威尔的全名叫威廉·施奈德。所谓的牧场和老家埃尔多拉多全是他信口胡编的。事实上，他原是布朗克斯停车场的守夜人。当地警察局的档案里有关于他在饭店里吃饭不付帐的记录。他的妻子替人擦玻璃窗。他们有个两岁的儿子，名叫泰利。

阿扎克兵营四周用铁丝网围着，几所矮平房面对大海，房顶上装有长长的天线，院子中间的旗杆上挂着美国国旗，

搭在海边岩石下面的鸡棚里不时传出“咯咯”的叫声。院内空荡荡的，不见人影。大队人马已于前一天启程回国，只留下少数几个人负责与当地商人结清帐目。

“这是我的房间……”

他们走进一间正方形的房间，窗户正好对着大海，泥地土墙。风把房顶上的瓦楞铁吹得哗哗作响。角落里有一只用圆木作支架的煤油炉，裤衩和背心搭在绳子上，灰色的铁柜子旁边堆放着啤酒箱。天花板上吊着一只灯泡，没有灯罩，胶木板做的桌子下面全是空啤酒瓶，桌上扔满烟蒂。几只空炮弹箱当作板凳用。从外面传来阵阵海浪声。

威尔打开留声机。一张民歌手弗兰克·西纳特拉灌制的唱片早已放在上面。

那双绿眼睛贪婪地在少女的身上打转，其用意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她不由得把双手紧抱在胸前。威尔打了一个唿哨：最后一道红色的霞光冲破乌云，射在窗台上，把她蓬乱的头发放得通红。

“请坐，亲爱的，不用害怕。”

忐忑不安的妮柯尔呆呆地站在炮弹箱前，生怕弄皱自己的裙子。

“那就坐在床上好了！对，亲爱的，是应该在床上。你渴吗？”

“不，威尔，谢谢……你的朋友在哪里？”

她挨着床沿坐下。当她看到贴在墙上的女人裸体画时，心里直发慌。

“他们马上就来。今天是过节，他们都会来的。”

威尔从柜子里取出一瓶苏格兰酒，大口大口地喝起来。

“不，威尔，你不能再喝了！”

“我要喝。你呢？亲爱的，你是不是陪我一起喝？”

他露出猥亵的笑容。

他一把搂住妮柯尔的腰，唾沫星溅她一脸，眼睛瞪得像圆铃似的。

“喝！”他命令道。

他突然抓住她脑后的头发，拼命把酒瓶往她嘴里塞。她又气又急，蓦地跳起来，酒洒在她的裙子上。她尖叫一声，向房门口冲去。她刚要转动门把，威尔再次抓住她的头发，用力往后一拽，把她扔到床上。裙子一直掀到肚脐。她使劲叫喊。他抽她一记耳光。“不许喊！把酒喝下去！”他把威士忌酒从头到脚浇在她身上。她气喘吁吁，双手乱抓，不停地挣扎。“不许再闹，否则……”他点着打火机。妮柯尔恐怖地瞪大眼睛。打火机的火苗在她洒满威士忌酒的发绺前晃动。威尔冷笑一声。他腾出手，向已经吓瘫的身体摸去。

“不，威尔，不！”她勉强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这是她在那天夜里最后的一句话。威尔兽性发作，根本不理睬她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妮柯尔在抽泣，全身瘫软，几乎已不省人事，嘴巴里和身上全都是血。威尔向门口走去，冲着被夜幕笼罩的院子，大声喊道：“快来，伙计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他喝口苏格兰酒，转身再次扑向姑娘……

外面响起关门的声音，阿尔多和萨姆从隔壁的平房里出来。他们早已待在那里，一边喝酒，一边等威尔招呼，并且不时过来，隔着玻璃窗窥觑。

阿尔多身材高大，粗壮结实，是智利血统的美国人。萨姆年纪很轻，头发呈棕红色，是牧民的儿子。

“他们是我的朋友，”威尔介绍说，“今天是过节，亲爱的。”

屋里顿时鸦雀无声。三个男子贪婪地望着已被他们制服、全身颤抖的“猎物”。妮柯尔满面泪痕，呆呆地站着。

“小宝贝，”阿尔多的嗓门里发出沙哑的声音。

他在扔满纸牌和烟蒂的桌子上把姑娘奸污了。威尔手拿酒瓶，站在旁边，趁她张嘴叫喊时，往她嘴里硬灌威士忌。他还不时地从她头上揪下几根头发，放在火上烧。

他们三人轮番糟蹋她。

最后，阿尔多说：“小姐，我们玩累了。”他抱起妮柯尔，把她扔在远处的一张行军床上。他拾起散落在地上的纸牌，感到头脑发晕，便在桌旁坐下。

威尔躺在角落里，周围全是翻倒的空酒瓶。他刚要昏昏入睡，突然，一阵公鸡的啼鸣声划破寂静的夜空。“该死的公鸡，”他拍拍脑门，骂一句，光着身子，向门外走去。

一分钟后，他提着公鸡回到屋里。鸡扑打翅膀，拼命挣扎。两只爪子在空中乱蹬，虽然脖子已被扭住，但仍不停地叫唤。威尔想把鸡放在妮柯尔僵直的身体上，但被阿尔多劝阻了。于是，他转过脸，用力一掐，只见公鸡伸出舌尖，微微颤抖，肉冠半垂下，眼珠逐渐失去光泽，一股殷红的鲜血从嘴里流出。他松开手，把鸡扔在地上，然后抄起一只平底锅，又向外面走去。这一次，他带回几只鸡蛋。他用两只手指轻轻捏住一个鸡蛋，往妮柯尔的胸脯上一磕，蛋壳破了。不一会儿，他和阿尔多捧着断柄的锅子，狼吞虎咽地吃起煎鸡蛋来。智利人把锅底的油舔得一千二净。

东方露出鱼肚白。暴力已经平息。三条汉子和横遭他们蹂躏的姑娘昏昏沉沉地躺着。大海也已归于沉寂。室内的空气似乎已凝结。只有留声机还在吱吱地空转。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这三个男人才开始从混沌中慢慢苏醒，暂时的宁静只是恢复体力、记忆和疯狂的前奏：阿尔多躺在桌上，垂下一条胳膊；威尔瘫倒在地，萨姆蹙缩在一边。

妮柯尔一只脚还穿着鞋，微微张开嘴巴和眼睛，失神地望着房顶上已经生锈的铁皮。

过一会儿，萨姆过来轻轻抚摸她。“血，”他喃喃地说。“血！”他忽然欣喜若狂地叫了起来，把手掌放在光线下照了又照，仿佛被奸污的少女身上的血像金子一样珍贵。他吻了吻手指，高兴得直晃脑袋，嘴里仍不停地说：“血，血。”他按照印第安人的习俗，把这神奇的血涂在自己的脸上，沿着桌子转圈，用浓重的鼻音有节奏地高喊：“威士忌……三明治……血……”每当他说“血”这个字的时候，阿尔多压低嗓门，在一旁帮腔：“可口可乐，噢，噢。”威尔掏出口琴为他们伴奏。

淡淡的晨曦照在墙上。萨姆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抓起一只酒瓶，朝还亮着的灯泡砸去。一道火光伴随着短促的爆炸声。

“这不可能，”萨姆双手抱住脑袋，低声呜咽。“不，不，”他神经质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衣服，胡乱穿在身上。他向门外走去，嘴里不停地重复：“不，不，这不可能。”威尔用口琴模仿他哭泣的腔调。

萨姆拿来一桶温水，一块毛巾和一壶咖啡，战战兢兢地

开始替妮柯尔擦洗。她把毛巾拿来盖在身上，接过咖啡，刚想喝，一阵剧烈的胃痉挛，使她呕吐不止。萨姆四处寻找她的衣服、手提包、失落的鞋子。他帮她勉强穿上已被撕烂的裙子；钮扣全部掉光，他只好在裙子的开口处打个结。

“我送你回家，走吧……”

她神情恍惚，眼泪早已哭干，嘴唇微微颤动，发不出一声声音。她浑身哆嗦，紧紧靠在萨姆身上。现在萨姆已经完全清醒，他像一个虔诚的清教徒那样待她。他们刚要出门，身后传来低沉的吼声。

“她是属于我的，”威尔低着头，嘟哝地说。

他捡起地上的死鸡，朝萨姆的脸扔去，并赶上去用膝盖猛顶他的小腹。然后，他抓住妮柯尔，把她紧贴贴在墙上。那双绿眼睛变得像污泥一样混浊。

“钱，”他抢过妮柯尔的手提包，结结巴巴地说，“这钱是给你的，可怜的小姐！”从手提包里掉下一张妮柯尔穿着游泳衣照的像片，上面写着：“送给威尔留作永远的纪念。”

她在濛濛细雨中失魂落魄地走着。兵营出入口的周围空无一人。两条腿机械地向前移动，穿过白茫茫的晨雾，爬上沙丘。表姐家离兵营不远，就在公路的另一头，再坚持一会，便到了。一缕头发粘在鼻尖上，全身发抖，伤口仍在流血，知觉已经麻木。母亲的黑鞋确实不合脚。她终于来到纳奈特家。此时，她多么想好好睡一觉，吃只热呼呼的羊角面包。她穿过悄静的院子，绕到房后，取出藏在狗窝里的钥匙，打开大门，脱下鞋子，摸索着回到房间里。外面的光线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她站在衣柜的镜子前，只见自己的双腿沾满

鲜血，裙子被撕烂，披头散发，嘴唇肿得老高，眼神里充满恐惧。夜间发生的事情又一幕幕浮现在脑海里。她不禁倒退几步，跌跌撞撞地向楼梯口跑去，一头栽倒在梯级上，双手拼命摇晃扶把，发出撕裂人心的尖叫声：“纳奈特，纳奈特，纳奈特……”

二

吕多维克是个面庞瘦削、四肢长而躯干短的小男孩。他塌肩膀，双臂肌肉发达，浅棕色的头发被布朗夏尔太太剪得短短的，因为她生怕孩子头上长虱子。一双眼睛绿得出奇，眼珠不停转动，流露出恐惧，像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

七年来，吕多维克虽然一直生活在海边，但从未见过大海，只听见海浪声。从阁楼的天窗可以望见楼下的院子、面包作坊以及被晨雾包围的一片单调的松树林。窗外各种各样的响声交织在一起，日夜不停。暴风雨之夜，大海的咆哮声压过面包铺老板的鼾声。吕多多么想看看大海，但阁楼的门始终反锁着。

当布朗夏尔先生穿过院子，把热烘烘的圆形大面包从作坊送到前面店铺去的时候，一股诱人的香味飘进吕多居住的阁楼。每天早晨，天窗下，地板上，甚至头发里，都可摸到散发出清香的白粉。

白天，楼下的门铃响个不停。黄昏时，从下面传来汤匙的碰撞声、女人的尖叫声和面包铺老板的怒骂声。

每天傍晚，有人上楼给他送饭：木薯汤、洋芋头以及布朗夏尔先生在妇女倒脏水的海堤边钓到的几条鲮鱼。但是，从来不送面包，就连不新鲜的隔夜面包也没有，原因是妮柯

尔过去拒绝给孩子喂奶，所以布朗夏尔先生从此不给吕多吃面包。

上楼给他送饭的不是布朗夏尔太太，就是她的女儿妮柯尔——一个头发灰白，另一个的头发近似于面包的颜色。她们从不同他讲话，他也始终沉默不语。不过，由于经常听楼下人们的交谈，日子一长，他居然能分辨那些含糊不清的音符，并记住一部分单词的含意。阁楼的门又关上了，吕多向食物扑去，用手抓来吃。

布朗夏尔先生从不上楼。一天早晨，他从面包作坊出来时，他的目光正好与盯着他手中热面包的男孩的目光相遇。他恼火地摇摇头，朝地上啐了口唾沫。就在那天傍晚，他们在楼下大吵大闹。布朗夏尔夫妇高声辱骂女儿，而女儿则诅咒老天爷。阁楼的门突然被打开，两个女人怒气冲冲地闯进来。母亲拽着女儿的头发：“你给他穿上，臭婊子！给你的小美国佬好好打扮一下！……”“不！”妮柯尔连哭带喊。“见鬼去吧！”布朗夏尔太太把女儿推出门外。她粗暴地剥下吕多身上的衣服，给他换上一条又脏又破、带有花边褶的裙子。裙子一直拖到脚背上。

吕多生下后一直是穿女孩子的衣服——除了一条没有松紧带的粗布男衬裤之外。他光脚穿双破胶鞋，脚趾全都露在外面。

阁楼里放着一罐水、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梳妆台和一只旧秤盘，供他洗嗽用。一面破镜子挂在墙上。他在镜子里总是只能看到一部分脸。他十分欣赏自己的那双绿眼睛，但自从老板娘用拨火棒把镜子打碎后，他再也瞧不见自己的眼睛了。

他在一只盛沙子的桶里大小便。有时，他故意把屎弄在